



陈鹤
CHEN HESHI

我來自中國，東方
 以東方的心境
 和愛，安靜，真誠
 友好，自然
 謀生，職業
 畫畫
 一也，造化，相生，相行
 我觀我感，心物互應
 物我相融，我同法去
 我無我
 我書畫
 我道漢，運以名博
 啟真，商誠，養生，養德
 丁巳，冬，齊放大同
 樂同樂
 我畫畫

I come from the East, China.
 I am making a living in the West America
 With the Eastern mind:
 Peace, freedom, harmony, tranquillity
 Joy, humility...
 I paint.

Heaven, earth
 Creativity grow.
 Time, life
 Inspiration flow.
 Look, feel

"It is by the Odes that the mind is aroused.
 It is by propriety that the character is established.
 It is from art that perfection is attained."

Un-building
 Re-building
 Ever-building ...
 On and on
 In Man's Garden
 I Paint.

陳其

CHEN CH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程及 / 江苏无锡市程及研究会编. —上海: 上海
书画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725-166-2

I. 程… II. 江…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3434 号

编辑委员会名单

韩 军 王立人 杨惠菊 麻建国 马 健 陈璧显
过耀华 朱建平 严克勤 吴惠良 杨德贤

责任编辑 孙 扬

特邀编辑 刘德龙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装帧设计 杨关麟

图版摄影 李顺发

责任校对 郭晓霞

主 人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上海文高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12

印张: 10 印数: 1-2,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166-2/J.162

定价: 150.00 元

山魏峨雄渾
繪天壇京國
清新喜換顏
五谷豐登
年大有東西
不約先見鄉
關

欣奉程及姻兄大作彩画天壇賦詩致謝

江澤民

一九九〇年
十一月五日

无锡地处太湖之滨，是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孕育了众多绘画大家，近现代更是名家济济，而享誉世界的水彩画大师程及先生就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

程及先生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海纳百川的气派，以东方人特有的文化理念探索人生、探索世界、探索宇宙，达到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他注重诗意的营造和自我情感的抒发，形成了既有色彩造型又水墨淋漓的艺术风格，构成了一个充满禅境诗意的崇高画境。艺术上的骄人业绩，使程及先生在美国各州画会年展上获得金奖五十余枚。1965年被选为美国国家艺术学院终身院士，1969年被聘为美国国立艺术学院顾问。2000年，程及应邀参加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策划的第一届世界文化高峰会，并在凡尔赛宫举办个人艺术展。作为东西文化交融的视觉艺术典型，令人抚膺慨叹。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所言：“水彩画家程及先生是属于世界的。”

程及先生的成功，不仅是祖国、是炎黄子孙的骄傲，也是家乡无锡的无上光荣！

“故乡念我，我念故乡”，是这位世纪老人念念不忘的故乡情结。程及先生是中美建交后首位回国探亲的画家。回到了多年梦萦魂牵的故土，他创作了大量赞美家乡的史诗般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不乡愁绵绵，构思巧妙，情深意长。程及先生对故乡的文化事业极为关注，捐资设立奖学金和美术基金，以励后学。1986年，程及先生在回乡探亲访问时，曾写下了遒劲飘逸的两个丈余大字：“心”、“缘”，勒石在无锡著名的风景区——鼋头渚的鹿顶山上，并建有“心缘台”。“心”与“缘”是程及先生对家乡与文化结缘的期望。2004年，他回到家乡举办个人画展后，捐资献画，在家乡无锡建立“程及美术馆”，这对建设文化大市的无锡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将进一步提高无锡城市的文化品位，对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弘扬程及先生的艺术，假“程及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之际，荟萃先生各个时期创作的精品，编纂成集，以飨读者。亦表示家乡人民对程及画展圆满成功衷心祝愿！

杨卫泽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

序二

程及先生是旅居美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水彩画家。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大背景里，他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蕴和天人合一的感悟方式有机地融合到以色彩造型为根本的西方水彩画中，从而形成既有色彩造型观念又充满东方情蕴和笔墨意趣的水彩画。从欧美人的视角，他把中国文化的气质、精神、格调带进了西方文化；从中国人的视角，他洞开了寓中于西的一条道路。因此程及先生一生的创作道路，都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他画上一再钤印的“我用我法”、“我法无法”、“无法生法”、“法生万法”正提示了这种开拓的艰难性。实际上，无论“西法”还是“东法”，都不能准确界定和判断他作品的审美价值，他无疑是属于世界的。

程及先生出生于无锡，却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初他加入上海白鹅画会，开始了研习西画的艺途，并于1940年在上海举办个人水彩画展。1979年他将旅居海外多年的水彩画新作携来上海，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画坛一次不小的震动。二十年之后，他捐资建造的程及美术馆在上海交大落成；本世纪初年，又在上海举办“程及水彩画回顾展”。可以说，程及先生的艺术生涯起于上海，而他艺术之途的每一个光环似乎也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已届九秩高龄的程及先生又步履矫健地向我们走来，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不息的艺术激情，而且再度体验到中西文化交融所推动的艺术新变。

方增先
(上海美术馆馆长)

程及是一个温和而平凡的人。

在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经历中，我深知，在他的平凡的深处，其实蕴蓄着不平凡的素质及天性和本能。在一次简略的谈话中，他提起了七十多年前童年时期家里卧房门上的一副对联，写着“循乎天理，听其自然”。这不多不少、若隐若现地反映了他潜意识中一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受禅道理念及儒学思想的感染，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他注重思维中“心”、“缘”的结合。在他的初期作品中，他就东、西，天、地，水、火，心、缘，阴、阳，时间、空间，人生、物象，搜求、发掘、融合两个极端的机缘。在美国纽约新文化新艺术潮流高涨的20世纪50年代，在绘画艺术上，新旧不同的观点及形式和内容的确认与否定，论争纷纷，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对于不安定、不平衡，两极点的意念，他都看着、听着、交流着。可是东方的理念却未曾在他步位中偏失过。他追寻创新，但也不离传统。在他的画室里悬挂着一幅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耆老叶恭绰先生书赠他的题词：“昔人习绘事者，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傲见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这正反映了他创作中体现的东方文化的涵养。他的创作经验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他说他的绘画创作是“我用我法”，那是什么法呢？“我法无法”！更是“无法生法”、“法生万法”。他的创作过程是一连串的阻折和机遇，也是一连串地接受机遇和解决阻折，在心与缘结合中完成。在这十年中，他创作了不少精湛华美的画幅，是当代绘画园地中一朵灿烂的花朵。

他的新作——十二幅《明月圆圆在九霄》，是他毕生搜索和谐太和主题的重要成就。不知是不是受二千年新世纪来临的启迪，程及耆年德劭，精力愈发充沛。刚过新年，他邀约我到他画室里观赏新作。他笑着说，一天傍晚，谷量和我一起在新加坡中央公园散步，偶然看到一钩如眉的新月显现在东方的天空，一时起了画兴，在袋中取出纸笔，作了一个草图。过了一些时日，画兴再起，一连作了这成群的大幅《圆圆明月贺团圆》图，排列在他画室四周，我仔细凝视端详，开始了我的想象：一轮明月高悬在暗蓝的夜空，这是清空，空！可是突然的我的直觉与印象不自知地悟出了奥妙——实体在虚空中的显现，是无和有、有物和无物、有形和无形、规律和混乱、合体和分散、有质素和无质素，一切都表现在这没有形体的画面里，整个静止的天体融化在海洋的蓝色动态中，这是一个奇迹。我相信，程及用这一个视觉上简明的形象，完成了他毕生搜求的自然二重性与太和极止的象征。

自原始文化开始时，就有了有关月亮的种种神话传说。可是在艺术的创作上，却未曾成为一个主要的题材来描述。这里，在程及大幅的画面中，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题材，阐述出了这一天体永恒的形象。

在他的画面上，只是无边无际的夜晚的天空，永恒深沉的蓝色，白白的圆月，没有内容，没有热力，没有动力，可是在这一静止的上空，却有无形的形体，无动的动力，散发在这无边无际的太空，奏出了全白全蓝的无音交响。实实在在的好比月亮吸引着地球上海洋的动能，伟大的动能在虚空和实体中波动挥发，神秘、矛盾、虚实，一切都在协调中，汇合在他创作的基点上。程及的这许多画作表达了一个高潮的终极，一个“一”在宇宙中升华、孕育、发芽，是一个宇宙的灵感，是一个宇宙的谜，也是生命中希冀追寻的一个答案。

序四

一个耄耋老人，一个历尽人生风雨的行者；一个超脱于尘世俗务的静穆的修行者；同时，又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浩然君子，不无重要的是，一个参透艺理，出神入化的艺术大师。这就是程及。

中国人说：“慎终追远，返朴归真。”这实在是一条人生至理。对一个世纪老人而言，斯言、斯情，人生况味尽在其中。远溯上世纪初叶，尚处于童年时期的程及，便耳濡目染这种天人合一的道德沐浴，他的家里曾有一幅对联“循乎天理，听其自然”。在游历美国，近乎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与人生旅途后，重返桑梓，他依旧一脉相承，道出了“天下事是是非非，人人我我芸芸众生，空谷行云追望身外身。地上物了了无无，花花果果茫茫尘世，满体风雨回念梦中梦。”其间的禅悟道蕴和儒学涵泳，可以说是已到了厚积薄发、道德圆满的洞天福地。而言及在道德华盖庇荫之下的艺术创作，也当是已臻绚烂归于平淡的意境。正是这种“技进乎道”的美学思想才得以产生宏阔的艺术胸襟、抱负及视野。在程及的画室里悬挂着一幅上世纪40年代海上文坛耆老叶恭绰先生赠予他的题词：“昔人习绘事者，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傲见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这种“道趣”的涵浸，宛如他艺术灵感的一触即发的一缕“禅悟”之火，照亮着他整个的艺术旅程。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就体味着天、地、山、水、火、心、缘、阴、阳、时间、空间、东方和西方，搜求着发掘融合两端的机缘。迄至今日，他一仍追索着毕生为之梦萦为之冥思的太和主题——天人合一。无论是《一缕禅火》，还是《明月圆圆在九霄》，都恰然是他艺术思维所依归所蕴藉的形象“注脚”。由此而言，当我们纵观程及一生的创作，如果我们局限于纯粹的画面的视觉印象，滞碍于技理层面去理解和分析他的创作风貌和成就，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前所述，程及已将他的视觉创造和艺术思维有机地织入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宏阔的体系之中。因而，对他作品的审美观照，势必要从视觉美感的形式和技理层面提升到对其作品文化底蕴的准确把握，对其文化人格、艺术人格的读解和认知，唯其如此，方能完整地透析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涵。有人说，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大背景里，他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蕴和天人合一的感悟方式有机地融合到以色彩造型为根本的西方水彩画中，从而形成既有色彩造型观念又充满东方情韵和笔墨意趣的水彩画。这份称誉既是对程及水彩画创作审美价值的恰切定位，同时也启示了让我们沿波讨源、条分缕析其创作思想的切入点，这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儒道释合一的精神世界，中西合璧的艺术境地。

程及于191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自幼酷爱绘画，曾师从画家陈旧村学画。30年代初，即在上海加入白鹅画会，开始研习西画。他的水彩画早期学习英国泰纳风格，进而又受凡·高、塞尚等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大师的影响；同时刻苦钻研博大精深的中国绘画传统和国学知识。程及创造性地探索以毛笔和宣纸来作水彩画，注意将西洋画重写实与中国画重意境相结合，把中国绘画的水墨技巧融入水彩，建立了东西方艺术交汇的艺术风格。1940年，年方28岁的程及即在上海举办首次个人作品展，卓然的才华令当时的画坛为之击节叫好。1947年，他赴美举办个人水彩画展，从此开始了留美半个世纪的异域生活和创作历程。而在当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即预言程及的未来是属于世界的。而今，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同样，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馆长阿斯蒂埃在2000年为配合第一届世界文化高峰会议而举办的程及作品回顾展上说：“程及先生的绘画是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

程及无疑用艺术作了这样的诠释和代言。程及说：“德育的主旨在西方是出于上帝，在东方是天、人心。”正是秉承这样的“旨意”，贯穿在艺术的意境之中，真善美才油然而生。这也印证了他所说的“我们艺术家在天地自然间发现了人的心灵”。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倾注着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注。体现着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人格精神。而他早期的作品里，更多浸润着的的是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文关怀。当年在上海，多有一些市井题材的作品，街头百景，纳入程及的视野，似乎染上了一层层“愁色”。所以“悲时俗之通厄”而远游，1947年，他应纽约国际学生救济署的邀请赴美举办个人画展，他也认为这是对其一生的艺术追求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机会，然而，登上“新大陆”后的那种繁华背后的阴暗和悲情又让他远游的逍遥化为沉重的心累。重又激发了沉积在内心的“仁以为己任”的匡世济民的儒学入世思想，他继续用创作发不平之鸣。他目睹了纽约的“病态”：虽然人潮车流如织，摩天楼鳞次栉比，然而，

在摩天楼的角落边垃圾堆旁的搜罗者，斑驳的、贴满广告招贴的街角的大墙前的流浪汉，命悬一线的马戏团的小丑，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生活还是“触目”地进入他的眼帘。

《拾遗》(《searching》)就是这类题材的典范。画中描述的是一面破旧的楼墙，在其又脏又乱的墙角下堆放着几只破桶，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似乎寻找着什么。画幅采用中式的条屏形式，主体部分在最下方，高高的破墙与主要人物的渺小形成强烈的反差，烘托出一种凄凉哀伤的气氛。这幅写实风格的水彩画，在色彩上却是单一的黑白灰处理，有一种水墨效果，也很好地呈现了画面压抑的情绪。同样，这种悲情一直延续到诸如《走索》等作品中。《走索》也是采用了条屏式的构图，用俯瞰的视角将走钢索者置于画面的上端，而大片空白背景和纵贯上下的钢索在观者视线的徐徐的游移中，给人以命悬一线的危厄之感，这里，外在的形式感与表现内涵的契合，产生了迥异于“常态”的艺术震撼力。而另一幅《亡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天穹几乎占据了画面的全部，而人物蜷居渺小的一角，这是对战争的另类而深刻的思索，同样充斥着悲切的人文情结，为之扼腕。

如果说，程及早期作品的人文关怀是基于对民生和社会百态的一种具体而微的真切透析，折射出他所秉承的“明道救世”的社会使命感和儒家文化基因，继而“言志缘情”发而为艺，那么，在此之后的创作则更多地渗透了“澄怀观道”的一种禅机。禅学那种超然出世，高远淡泊的自我精神意志，为催生和驾驭其艺术状态拓展了更为丰厚的人文价值空间。

因而，可以看到，在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程及尽管在其表现内容的取向和把握上，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但是由于在外形式的“嫁接”和“移植”还尚留在技理层面，在宣纸上作水彩，或以中式的幅面来构图，因而就艺术表现力而言，创新的空间和价值是有其局限性的。反过来说，程及无论如何已经开始了“变法求通”的创新之路，“我用我法”、“我法无法”、“无法生法”、“法生万法”的道之辩证让程及回归到哲学的原点重新出发；而且，程及将其艺术的创新放置到对把握艺术本原的原动力和审美价值的宏观架构之上。他发现，如果缺乏对水彩画审美方式的文化内驱力，即便外形式的任何变易，都不会带来创作的变革。显然，这种审美方式的文化内驱，便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儒道释的三位一体，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程及所秉持的精神圭臬，流于文化皮相的艺术技理的借鉴，远非是程及所关注的审美价值核心。他深知民族化的努力不会止于形式或形态的“位移”或“切入”。

诚然，就技理层面而言，水彩的民族化一直是横亘在中国艺术家面前的一大问题。这当然涉及到水彩的形式技法与传统中国水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宣纸和水彩纸同为纸本的吸水性，毛笔与水彩笔相似的柔软度，以及水、色在纸面上晕染互渗的视觉效果，都让创作者试图找到其中的“亲缘”。早期中国画家时有流露出“材质民族化”的焦虑感和使命感。李铁夫、郭柏川、王悦之都曾在宣纸上用西方颜料作画，“为的是追求一种东方性格的西方材质”。而远推水彩画通过传教士舶来中国之时，传教士和西洋宫廷画家也曾“入乡随俗”地用宣纸画油彩或水彩，也总是貌合神离的皮相而已。归根到底，“异质”文化的抗体，让这种尝试也只能局限于皮相的相似。如何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沥除掉不相融解的隔膜和积淀，寻求相互化解的文化“溶剂”，当是超越技理层面之上的升华，这就需要积学厚德。稍早于程及的倪貽德在1926年出版的《水彩画概论》中就有这样的断言：“待到修养丰富，内容便自然而然的显现。”这样的修养即是厚德载物，也自然要学贯中西，融会贯通。

无论《中庸》中的天人合一观，或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还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观，已归纳在“人与自然融为一片”的精神理念之中，在程及的上世纪50年代的诸多作品中，这种理念似乎成了统领其创作思想的主导。其水彩语汇的复合性并未呈现出其文化多元并存的内在结构，我们看到了英式水彩的滋润和明朗，也看到了印象派画家的深刻影响，而在灵动的画面里，却荡漾着一股形而上的智慧灵光，这就是中国绘画的意境在西洋水彩的体裁里映现。所有视觉表相的趣味已然并不重要，整整半个世纪，程及的水彩作品更多的是中国文化主题，抽象也罢，具象也罢，道、禅似乎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弥满程及作品画面的是似光非光、若云若雾的氤氲，这种往复上下的朦胧的色相却是飘渺天倪的化境，禅、道中藏，玄机无穷。《一缕禅火》可以说将这种禅意表达到极致。

仿佛舞蹈般的线条忽隐忽现地在空灵的画面跳跃……程及却在另一种“通感”里找到了智慧的开启。那火焰犹如男高音比约林的音乐一样明净、优雅，爽利的笔触则又宛若钢琴家的手指触键时的节奏：疾利有致、轻重相宜。

从形式而言，程及找得到中西艺术语言或旁门艺术语言相互之间的“沟通”的悟性；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找寻到了一种面对自然的文化态度，如前所述，这种文化态度不仅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同时，也是他半个世纪来创作的源泉——这就是“重返生命故乡”的哲学命题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得以探索和呈现。程及所处的背景，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和交融的时代。19世纪以来，“重返生命故乡”的精神渴求一直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一股热流。华兹华斯在工业文明狂飚突进时期一发“异端”之声，与卢梭一样地呐喊：回归大自然；在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背后，也激荡着自然主义的文学之潮。浸淫着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和禅宗教义的程及，在亲和自然的文化态度上，把握住了沟通的契机，这就是人与自然合为一体，在自然中吮吸灵感，“来摆脱人事的羈縻，获取心灵的解放”（李泽厚《美的历程》）。显然，这种心灵的解放更多源于本土的文化的“慧根”，当程及一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工业文明的繁华背后的“阴暗”，让他更着力地依仗于传统文化的支点，寻求艺术探索的路径。不管现实主义的题材，还是抽象意识的表达，唯一不变的是追求和谐共生的生命主题。

《春花春水》让我领略了春江潮水、海上明月、芳甸花林、沙汀霜霰的朦胧意象，感悟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月年年只相识”的时空境界。《长空飞雁》里，则叫人苦吟出“登高伤离别，鸿雁几行飞”的古诗来。如果我们把程及作品的境界止于“诗情画意”的观照，而罔顾作品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真谛，自然不能品读出那种淡泊高远，超然出世的恢宏气度，仅流于自命清高孤傲者徒作吟风颂月之举，殊不知“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黄宗羲语），程及作品的价值，亦当在此。前文述及，在他早期的作品里，他就体味着东、西，天、地，水、火，心、缘，阴、阳，时间、空间，人生、物象的两极之间的“机缘”，及至他的近作“日月系列”，更谓是智慧充沛、道德圆满、大气磅礴之作。《明月圆圆在九霄》、《白日高升天地光明》，日月盈昃，天地氤氲，在巨幅的画面中，已化作拈花微笑的禅境。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天地有无间，在水色的互渗和晕化中已臻化境。这不啻是扛鼎之作，经典之作。而此前，程及执著于中国文字图腾，在画面中介入的创作探索，已然被“内外对立消弥，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的新境象所移转。因为程及气定神闲地占据了中西文化的制高点。

所以，有学者说，程及的作品，“从欧美人的视角，他把中国文化的气质、精神、格调带进了西方文化；从中国人的视角，他洞开了寓中于西的一条道路”。而我们重复要说的恰是程及自己的一句话：“我们艺术家在天地自然间发现了人的心灵。”这个心灵之所，不是空泛无物的居所，是寄寓德育之所，“在西方（是）出于上帝，在东方是天、人心”。艺术乃“心悟”之作，天作之合。程及作品的佐证，斯言不谬矣。

历史总在遥相对照的惊诧中平静地翻过一页。

1943年，程及曾在上海画过一幅《浦江之夜》，六十年之后的世纪之交，在同样的地点，他又作了一幅《浦江之夜》。旧作似是朦胧和恍惚，迷离夜色里，孤月悬空映照着一叶扁舟，清冷调性的夜空被辉煌的灯火和喧腾的车水马龙所搅破，画面洋溢着醉人的都市之魅。程及不会留恋那个历史旧忆的画面，在他告老还乡之际，他在历史的另一端为今日的都市所鼓舞、所倾心。而他本人，则如他所描绘的巨作《大剧院之夜》一样被辉煌所拥抱。然而，当我们见到这位享誉中外的水彩艺术大师，一个年过九秩的世纪老人，也同样让人惊诧他如此平和、宁静、虚怀若谷……

徐明松 刘亚平

I first met Chen Chi at his New York City studio in 1987 at which time I profiled him for ART TIMES. Since that time we have become close friends and I have grown to know both the man and his art, having written several introductory essays for his various exhibits and catalogues and even visiting him in China at the opening reception of the Chen Chi Fine Art Museum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During my two-week stay in China, I had occasion to visit Chen Chi's hometown of Wuxi that included a boat ride out to Turtle Island, the trip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of seeing where he had begun his lifelong career in art. What an extraordinary path has that been !

From his growing up in Wuxi, to his joining the White Swan Club in Shanghai in his early years, to hi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Chen Chi's course has taken him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through Impressionism, and finally to his own unique blending of East and West, a vision that has brought him acclaim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native China, but in such European art capitals as Versailles, France where he was the only artist represented at the World Cultural Summit of 2000.

A master watercolorist, Chen Chi's art has delighted peoples from around the globe, and it is fitting that now, with this exhibition at Wuxi Art Museum honoring their native son, the circle has been completed.

Raymond J. Steiner
New York, 2004

目 录

奠基	1
大地	2
清道夫	3
上海郊外	4
蚁民贩米图	5
乞食	6
黄菊花	7
夏树 1	8
红墙	9
淮河早市	10
淮河堤畔	11
洪泽湖晨色	12
紫禁宫	13
古宫红墙	14
斐州市政厅	15
波士顿海口	16
早秋	17
饲鸟	18
休斯顿街景	19
人	20
寂寞湖山路	21
走索	22
小丑玩球	23
台上风采	24
亡卒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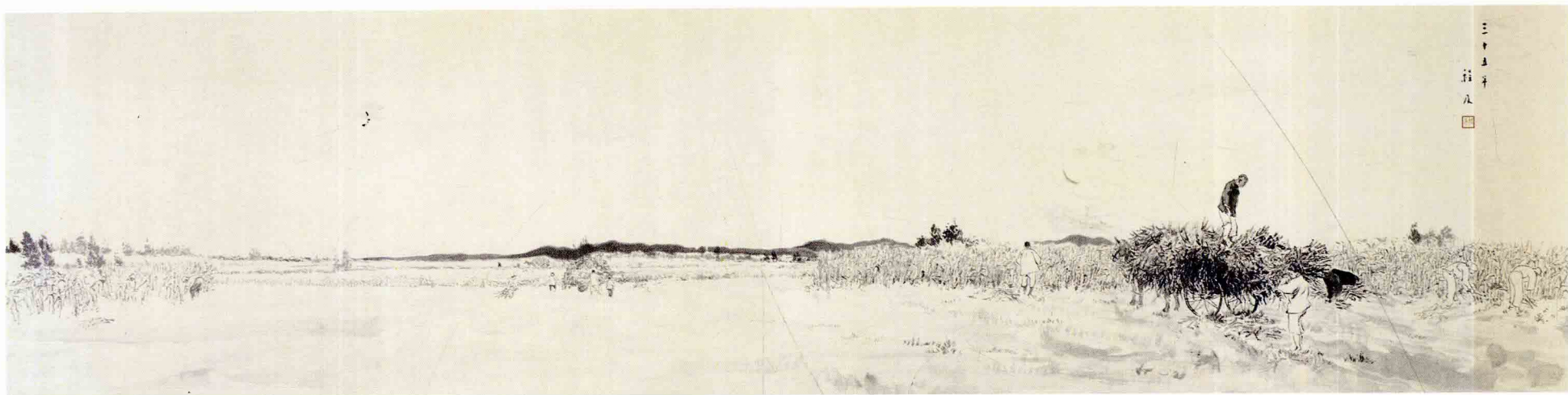
一缕禅火	26
老子静思	27
序文	28
鱼水乐 1	29
大海能容 1	30
老子	31
大道无情 1	32
鱼水长乐	33
清静经 1	34
清静经 2	35
大道无情 2	36
大海能容 2	37
雪地写景	38
无锡运河	39
希腊海岛	40
铁汤山上	41
雪景	42
故宫夹弄	43
万里长城	44
夏树 2	45
飞鹰	46
蜻蜓白莲	47
潮起潮落	48
清莲图	49
海滩红石	50

道德经	51
竹筏	52
我念梅花	53
意大利古柏	54
飞雁 1	55
鱼水乐 2	56
海	56
春花春水	58
漓江早起	59
春到江南	60
火	62
宇宙	63
流水片舟	64
潮	64
早潮	66
运竹	66
丹佛夏山	68
飞鸟垂影	69
公园秋色	70
竹林	71
寒梅	72
夏日游艇	74
春光游艇	75
迎风逆水	76
中央公园雪景	76

飞雁 2	78
日月潭晨色	80
粉色荷花	81
早春	82
向日葵 1	83
踏雪写景	84
向日葵 2	85
幕前观众	86
花卉 1	87
相聚	88
花卉 2	89
牡丹丁香	90
月亮月月圆	91
清风徐来	92
太阳	93
鸡冠花	94
美国北部雪景	95
独步自行自作主	96
白云飞鸽	97
白鸽群飞	98
天上行云	99
白日行云	100
上海夜曲	101



奠基 60cm × 81cm 1941年



大地 37cm × 179cm 1941年



清道夫

民國三十一年
高街鎮所九



清道夫 132cm × 62cm 1942 年



上海郊外 52cm × 40cm 1942年